

70年前的1944年，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军心涣散，战斗力衰减。一切犹如晨曦微露，曙光近在眼前。新四军愈战愈勇，他们加强瓦解日伪军的工作，进一步加速了敌人的溃败。

近日，宁波市、江北区、镇海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些老同志考证认定，当时宁波唯一的敌工站——庄市敌工站，就在现江北西麓林庙内。旧址的纪念碑也将在那里矗立。

“9·3”抗战胜利纪念日到来前夕，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几位老同志奔赴上海，采访了时任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的丁公量。

那些在庄市敌工站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如烟往事，在94岁的丁公量老人口中娓娓道来。历史的碎片经过时间的沉淀，滤去了愁苦与血腥，多了几分历历在目的生动。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周雅飞

# 庄市敌工站 迎接黎明前的曙光



庄市敌工站旧址，现江北西麓林庙。 记者 崔劭 摄

## 故事一 >> 不费一枪一弹，活捉日军少佐

### 获取情报

1944年6月初，庄市敌工站的站长赵士斡从内线获取了一个情报：距离镇海城西门的洪桥庙中，有一个伪军队部，一共28人，从宁波下白沙移驻到镇海郊区洪桥的戴家祠堂内。

赵站长说，这支队伍，官多，不是驻在宁波城郊，就驻在镇海城郊，像是有特殊任务。

第二天，两位侦查员前去踩点。他们身披蓑衣，天光微露时分，就躲在戴家祠堂对面不远处的一块坟地上。借着茅草的掩护，侦察了一天。把这个伪军队部出路的门和走道，都探查得清清楚楚。

赵站长跟同志们分析，这个队部向当地百姓要床、桌、椅以及碗筷炊具，说明尚在筹备中。他们的武器不多，只有几支短枪。又背靠镇海城，一定是想倚仗镇海城里的伪军。

“如果趁敌不备，便衣奔袭，我们很有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。”赵站长说。

### 化装农民

1944年6月7日上午9点，在五里牌通往镇海的路上，一群扛着木床、桌椅，挑着白米、猪肉、白酒、香烟的老百姓，一身农民打扮，正往戴家祠堂走去。

这些“农民”正是化了装的敌工站同志。他们身上藏的武器大多是短家伙，快机、三号驳壳、小马枪、锯了枪柄的步枪，还有手榴弹。

快到戴家祠堂时，一队日军扛枪列队从祠堂里出来，三支队侦查排排长胡金潭镇定地对同志们说：“他们是回镇海的，我们先让他们过去。”

果然，这队日军一出大门，就往镇海方向走了。到了戴家祠堂，胡排长与同志们放下东西，喘了口气，拿毛巾擦拭着脸上的汗。哨兵与军官见到“农民”们带来那么丰厚的物品，喜不自禁，客气地让他们吃了饭再走。

到了中午11点多，胡排长估摸着日军已到镇海，突然站起来，将酒瓶使劲往地上一摔，“咣当”一声，玻璃渣子

碎了一地，他趁势大喊一声“行动”。

十多个“农民”瞬间从箩筐里掏出驳壳枪，把伪军步枪的枪缴了下来，冲进大门大喊“缴枪不杀！”

随即闪电般地冲进各个房间。正是晌午时分，伪军们正慵懒地躺着吸烟、赌博，毫无防备地丢掉短枪，举起手来。

### 少佐倒戈

就这样，不费一枪一弹，28名伪军官统统被押出大门，站队上路。沿路的老百姓，纷纷驻足观看。有一个浓妆艳抹，打扮俏丽的女俘虏，在一群男人中间显得特别出挑。

押送途中，她为了争取宽大处理，悄悄对侦察员说：“抓我们有什么用，那个人才是头子。”

说着，用手指指着后面一个年轻的矮个男人，“他是日本顾问。”

回到敌工站，挨个审问，这些人个个都有来头，什么总队长、大队长、参谋、副官等等一大串。原来，这些官员是遵照日本侵略军“以华制华”的罪恶阴谋，妄想在海招兵买马，扩充日伪军的侵略势力。

然而，他们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兵马还没有招到，自己倒成了新四军的俘虏。而这次突袭中，最大的收获，就是抓到了女俘虏指认的日军少佐吉永久寿秀。

他是个日本大学生。他的父亲与日军驻宁波的一个司令官是好友。为了免于战死，吉永没有被编入战斗部队，而是在伪军中当顾问。

审问中，赵站长问他：“你既然是大学生，知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极大的罪恶？”

他毕竟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，吓得直抖索，连连说：“不知道，知道了就不来了。”

不久，吉永的父亲知道儿子被俘虏的消息，托人带给吉永一封信，让他自杀。

吉永不仅没有自杀，经过新四军的教育，还参加了反敌同盟，多次用日文撰写反法西斯传单，引导多名日军投降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被平安遣送回国。

士斡那里。

在赵站长的安抚下，这个日本兵的心境渐渐缓和，慢慢道出自己的心声。

他名叫冈本，在日本被迫征召入伍。抛妻别母，背井离乡，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家乡。到了中国，他亲眼看到南京大屠杀，满目的暴行简直惨不忍睹。

他看到年老的被迫害，便想到自己的父母；看到青年妇女被强奸，便想到独守空房的妻子。

有一次，冈本看到一个日本兵正在侮辱妇女，就把他拉到一边，愤愤地说：“怎么能这样，你的良心去哪里了？”

在侵略军里，冈本一直伺机逃跑，都没有机会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在压赛堰碉堡旁，看到日文反战传单。

他看了传单后，更加意志坚定，日军战败已成定局，在这样的战争中牺牲毫无意义。他逃了出来，这才出现麦田里的那一幕。

后来，赵站长把带他回到庄市敌工站，带着他一起做策反日军的工作。他还写信给日本兵，说明弃暗投明的意义，还说新四军待自己亲如兄弟，希望他们不要再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。

他写的那些信，发挥了作用，碉堡里的日本兵，一个个出来投降了。

## 故事三 >>

### 民光电影院的传单

1944年初夏，空气中弥漫着躁热与不安的情绪。300多个日本鬼子从慈城出发，到庄市扫荡。

他们在市场上抢食物，酒肉鱼鸭，疯狂掠夺，还侮辱妇女，四处撒野，老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，却敢怒而不敢言。

庄市敌工站动员地方工作的同志、农会干部、民兵们，秘密地在日军驻扎的地方张贴、散发日文反战传单。

同志们常常半夜行动，第二天早上，墙壁上，地上，门缝里便散落着传单。有个日军队长，看到雪花片一样的传单，咆哮不已，还大声训斥偷瞄传单的士兵。

日军扫荡搜寻了三天传单的踪迹，找不到任何目标，便悻悻地回到慈城。

有一天，敌工站一位同志走在乡间小道上。突然，草丛里窸窣窣地发出声响，转身一看，四个日本兵正鬼鬼祟祟地走过来。

他们唧唧呀呀地不知道说些什么，脱下军帽，丢在地上，用脚踩踏，又举起双手，作投降状。

敌工站的同志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是从日军队伍里逃出来，准备投降的。

过了一会，有个日本兵又开始比划，他指指嘴巴，又拍拍肚子，叹了口气。

敌工站的同志心领神会，他们是饿了。就用手势告诉他们，自己回去拿了衣服再来接他们。日本兵不住地点头。

这位同志回家拿了四套旧衣服，让他们换好，然后领他们到家里，给他们吃了一淘箩冷饭。翻译进门时，四个日本兵齐刷刷地跪了下来，嚎啕大哭。

原来，他们是朝鲜人，被强迫征来，在部队中受尽虐待，早就想逃跑。这次来庄市，看到日文反战传单，知道这里有新四军，所以冒险半途逃跑，沿原路返回，躲躲藏藏，终于找到了投奔的去向。

敌工站还把工作延伸到了宁波城内，将一名朝鲜籍的放映员发展为敌工作人员。

有一次，日军到民光影院看电影，事先严密检查了现场，确认没有传单，才让日军进去观看电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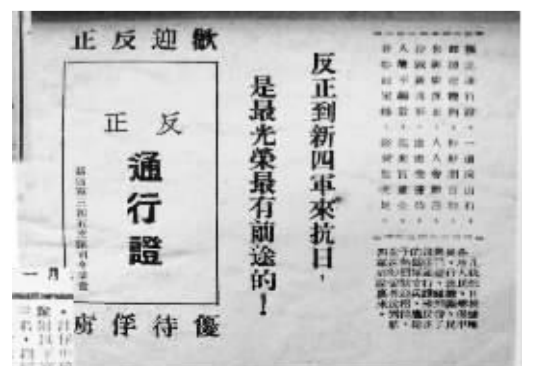
这名朝鲜籍的放映员趁着电影放映前，漆黑一片时，把传单悄悄地放在每个座位上。

当大批日军坐下后，那一张张日文的劝降传单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了瓦解军心最佳的良方。

## 延伸阅读

庄市敌工站成立于1944年春，由三北地委领导，1944年下半年根据中央文件，浙东区党委成立城工委，庄市敌工站划归区党委城工委直接领导。庄市敌工站的工作任务主要有：第一，获取情报，第二，发传单，第三，策反。总之，一切为了削弱敌军的力量。在庄市敌工站的攻势之下，参加反敌同盟的日军官兵有12人之多，占浙东日俘21人之一半以上，成绩显赫。

（感谢宁波市、江北区、镇海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资料）



反战传单

## 故事二 >> 麦田里的光头

1945年的春天，镇海长河乡的田地里，金黄的麦浪，随风翻滚，正是麦子收获的季节。农民们戴着斗笠，挥汗如雨地割着麦穗。农民中，不乏一些敌工站同志，陆士英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化名朱珍年，在长河乡做民运工作。

那天，突然从麦浪里钻出一个光秃秃的头，春日阳光的折射下，那头油光锃亮，显得特别突兀。很快，光头又钻了下去，埋没在麦穗中。

谁？陆士英吃惊地问。然而，既没有人回答，也不见有人出来。

扒开丛丛的麦穗，一个穿着黄色日军服的人蹲在田地上，身上还背着一支崭新的三八步枪。

那个时候，黄色日军服在当地老百姓口中被称为“黄狗皮”，日军烧杀抢掠，侮辱妇女。农民们抓到这个黄狗皮，恨得牙痒痒，上前就要用绳子绑他，非要打死他不可。

可是这个日本兵不但没有反抗，还举着枪作投降状。

民兵队长一下子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对大伙说：“他是来投诚的，我们应该优待他。根据目前形势，敌人内部厌战情绪严重，会不断有日本兵逃到我们这里来。”

说着，民兵队长接过他的枪，陪他到自己的柴火间。给他找了一旧衣服，让他换上。把他送到了庄市敌工站站长赵